



重识白玉蟾，寻海南文脉的文旅回响

执峰为笔 写日月

李少君 林森

白玉蟾书法作品。

资料图

白玉蟾 一位海南本土文化巨子

南枝才放两三花，雪里吟香弄粉些。
淡淡著烟浓著月，深深笼水浅笼沙。

这首大多中国人都读过的《早春》，收藏在流传极广的诗歌选本《千家诗》里，作者是出身海南的白玉蟾。熟悉没有风景，人们有时总觉得那些大人物，都诞生在远方。大多数海南人，并没有意识到，白玉蟾本是海南琼山人，也是海南走出去的第一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人物。写诗，他写进了旧时学童都要颂背的《千家诗》；书法上，他有草书《足轩铭》《天朗气清诗帖》等传世，其中，《足轩铭》至今被收藏在故宫博物院，《天朗气清诗帖》则被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。若从海南的角度来看，他所写下的那首《华阳吟（其二）》，带有海南气息，很能触动海南人的心弦：“海南一片水云天，望眼生花已十年。忽一二时回首处，西风夕照咽悲蝉。”这里，既见关于海南的回忆，也有个人的命运感怀。

从现实来看，在被供奉在五公祠里的“五公”和苏东坡抵达之前，海南缺乏文化的沁润，是一个事实。苏东坡来海南后所带出来的学生姜唐佐，是海南第一位中举之人。这种相对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偏远、边缘，让海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“被看见”，一直都是一个问题。举个例子，在当下，海南本土作家的意识已经越来越强，但若论文学意义上的影响力，仍然是海南建省后来到海南的韩少功等更为引人注目。所以，在中国诗歌、书法等方面都产生广泛影响的白玉蟾，就成为了值得思考的案例——边缘之地的人，如何参与、丰富甚至建构主流文化？

白玉蟾，原名葛长庚，字如晦、白叟，号海琼子、琼山道人、武夷散人等，世称紫清先生。白玉蟾生于琼州琼山县五原都显屋上村，即今天的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典读村。关于白玉蟾的生卒，学界至今并存两说——约1134年至1229年，或1194年至1229年。

白玉蟾是一位集诗人、书画家、道家宗师于一身的文化巨子。他十二岁便写下“大地山河作织机，日月双梭天外飞”，那是何等的气象？那是少年海南的豪气，有着中国诗歌里少见的宇宙意识。

海南在极力挖掘、构建本土文化，却往往忘了从白玉蟾这里寻找资源。在白玉蟾的三十首《华阳吟》里，开篇三首皆是写的海南，除了上文提到的“其二”，开篇的那首，更是奠定了他对海南的深沉情感：家在京崖万里遥，此身来往似孤舟。夜来梦趁西风去，目断家山空泪流。

白玉蟾大半生在琼州海峡以北的神州大地上行走，却始终把海南当作其精神原乡，他用他的诗，把海南经验与故土乡愁，带入到中华文化的表达之中。一个讲究超脱物外的修道之人，写“目断家山空泪流”，这并非沉迷于乡愁，而是故乡万物，已经融入他的骨血。当今的海南人需要思考的，是他对于海南的主体性、文化本位的思考。在很多当下的海南人还在为海南文化里的偏远、“土”、远离中心而自卑时，作为前辈的白玉蟾，却早已通过自己的书写，让一个高远、纯正、辽阔的海南，在中国的诗歌里，建立了一个清晰、饱满的形象。

在今天，重新谈论白玉蟾，并非仅是在言说、纪念一位历史人物，而是要给当下予启示。近年来，海南文笔峰举办了白玉蟾诗歌奖、儒道文化与全球文明新发展论坛等诸多活动，正说明，白玉蟾仍然具有当代活力，可以持续成为当下公共文化的源头活水。

海南文化 多元底色的时代价值

重新认识白玉蟾，其实是重新认识、激活海南的文化传统，让其焕发出更大的活力。

海南的文化，从来不是单一的，这里既有中原“移民”衣冠南渡所带来的儒家礼教与中原文脉，也有面向广袤南海所生长出来的开放、冒险与包容的海洋精神，还有多民族世代相传的生存智慧，有南洋华侨所留下的南洋记忆、侨批文化、南洋建筑、饮食习惯，更有丰富多样的民间信仰、地方习俗……海南的乡村，保持着完好的宗族观念、人伦系统，每个村镇，最气派、辉煌的建筑，永远是祠堂与村庙，这使得海南的民间，至今保存着难得一见的活力。事实上，文化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“饭后甜点”，而是百姓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。

目前，海南在文化建设方面，已经逐渐找到了方向与目标。

比如说，海南对于东坡文化的挖掘，正逐渐走向深入。苏东坡居儋三年，对海南文化进行了打地基的工作，培养出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唐佐、第一位进士符确；苏东坡本人，也在海南的三年里，写下大量诗词文章，是其晚年的一个创作高峰。近些年来，在海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，关于东坡文化的挖掘，已经呈现出了学术与活动并举、学者与民众同力的火热局面，也举行了很多有广泛影响的活动，推出了不少有影响力的作品：中国（海南）东坡文旅大会，已成功举办三届；海南省演艺集团推出的《不老东坡》《男神东坡》《心安东坡》等原创剧目，广受欢迎——尤其是《心安东坡》，被称为中国首部AI概念国风音乐剧，讲述了苏东坡贬谪海南期间完成心灵重建，写下“海南三书”的故事，目前已在多地巡演，刮起阵阵东坡热。作为东坡登琼、离琼的澄迈通潮阁，已经完成重修、开园，东坡文化有了硬件上的载体，还利用当下最新VR技术，带给人们对于东坡的全新理解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白玉蟾是可以当作苏东坡的一个参照面来理解的。苏东坡毫无疑问是对海南文化影响最大的“外来者”，而白玉蟾则完全是从本土生长出来的。苏东坡代表了贬谪文化里的民生关怀与文教启蒙，白玉蟾则体现了本土文化的生长力与生命观。他们两人，构成了海南文化的“双标识”，他们从不同的侧面，丰富了海南的文化面貌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对于白玉蟾的认识，还远未开始。

比如说，海南对于海洋文化的挖掘，也逐渐引领风气之先。在音乐方面，“海洋风”主题歌曲展演举办了五届，产生了不少带着海南气息、海洋元素的优秀作品；美术和摄影方面，也有大量呈现南海的作品。在文学方面，对绝对人口较少、绝对文学人口更不占优势的海南来讲，经过多年的发展，海南的作家，早已解决了“过海”的问题。更为重要的，是海南作家逐渐意识到本土题材的价值，开始在海洋题材等方面，挖掘出自己的独特优势，既有大量作品的发表，也逐渐搭建全国性平台，甚至引领了全国的文学风向。近些年，新时代海洋文学、新南方写作等文坛热议的文学议题，海南作家、海南作品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海南的文化工作者，正以自己的独特面貌，在全国范围内，逐渐形成自己鲜明的辨识度。在今后，更路簿、海上丝绸之路、南洋侨乡、东南亚华人等跟海洋相关的题材，仍然是值得海南文化工作者关注的题材。2026年，潮汕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热映，海南的文化工作者也应该从中获取一些启示：海南本来也有着海量的侨批积累，但我们从未意识到这是可以挖掘的富矿，这部电影让我们明白，只要建立了文化上的自信，便有无数此前被忽视的题材，可以进行挖掘和展示。深入挖掘海洋文化，可以让我们和更广阔的世界进行交流。

比如说，在生态文化方面，海南也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。随着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，海南作为全国人民的后花园，其对生态也是越来越重视。事实上，海南一直就有着生态文化的土壤，早在1999年，海南的《天涯》杂志，就曾组织过一批国内外学者、作家，在三亚南山讨论过生态话题，并形成《南山纪要——我们为什么要谈生态？》一文，被翻译成多国语言，广为流传。这是国内文学界、文化界较早关于生态的思考。2024年开始，海南省作协举办“五指山生态文学周”，至今已经三届，每年都邀请全国各地作家聚集海南生态腹地五指山，共话生态议题——在第一届五指山生态文学周之后，《天涯》杂志再次综合各方发言，推出《五指山纪要——我们为什么再谈生态？》，也同样产生了广泛影响。也就是说，海南和生态，天然十分契合。白玉蟾哲学思想中的道法自然、天人合一、顺势而为等观念，海南人日常生活中的知足常乐、闲适自足、逍遥自在等精神，都和当前的生态观特别契合，同样值得挖掘、书写与传播。

……

在紧张内卷的时代生活节奏里，海南无论从环境还是文化，都提供了一种松弛、自在、深入自然万物的生活方式。这样的生活方式，会给当代人以某种精神滋养。很多来过海南旅游的人，在回去之后，都会感慨“从海南回来后，戒断反应好严重”，可见海南的自然风光、人文环境让其流连忘返。因此，海南的文化价值，从来不应被局限于某一个小区域、小角落，而是力求转化为被人们理解、热爱的新鲜生活经验和火热时代价值。

人物名片



白玉蟾，原名葛长庚，南宋时期从海南本土走出、拥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巨子。他既是道家宗师，也是诗人、书画家。诗歌入选《千家诗》，书法作品分藏两岸故宫。一生漂泊四方，却始终心系海南故土，他用他的诗，把海南经验与故土乡愁，带入到中华文化的表达之中。

白玉蟾画像。 资料图

海南文旅融合 从山水观光走向文化深耕

定安的文笔峰，由于和白玉蟾的深度“文化绑定”，其在近些年越来越广为人知，正如前文所谈到的，文笔峰所举行的白玉蟾诗歌奖、儒道文化与全球文明新发展论坛等诸多活动，正说明白玉蟾、文笔峰的文化IP，在不断地获得民众和市场的认可，这也给我们思考海南整体的文旅发展，带来了一些启发。文化活动不应只是在文化的意义上产生价值，而是经过文化活动的宣传，让市场真正认可和接受，产生更大辐射效应。海南文旅要往深里走，就要完成从看自然风光到品文化内涵的升级，目前，在文笔峰，书法、香道、诗歌、民俗、音乐等等，都成为了吸引游客并可以继续深化的项目，可以继续深挖，设计成让游客深度参与、甚至可以“打包带走”的内容。

此外，景区与非遗的结合，也有很大的挖掘空间。诸如黎族传统纺织技艺、儋州调声、崖州民歌、海南八音器乐、琼剧、临高人偶戏、黎族打柴舞、黎族原始制陶技艺、黎族树皮布制作技艺、黎族钻木取火技艺、海南椰雕、南海航道更路经、黎族三月三节、冼夫人信俗等海南非遗，有些具有表演性、互动性，海南在进行长远的文旅设计之时，要充分把海南非遗融入其中，让更多民众在体验的时候，能够充分领略其内含的文化价值。这就使得海南的旅游，不仅仅停留在阳光沙滩、椰风海韵自然风光的“浅感受”，而是进入到理解此地此民的“深体验”的阶段。

文旅融合发展，也要避免常见的误区。比如说，过度的商业化，会把文化变成一种空洞的符号，最后，只见商品，不见文化，文化的内在精神性被完全消解。这不仅是对文化价值忽视的问题，从商业来讲，彻底的符号化，其实是难以持久的——国内众多景区，无论从装修还是小商品都有雷同化倾向，早为游客所诟病。当然，也不能把文化资源做得过度学术化，显得太过阳春白雪曲高和寡，让普通游客产生隔阂、距离太远，那样的话，缺少了参与感，文化的活力也会丧失。

文笔峰通过与白玉蟾的连接，让其山水之美和文化之深共同发生了作用，值得我们在海南的文旅融合中借鉴。说到底，重谈白玉蟾和海南文化，是因为白玉蟾以他的个人才华和执峰为笔的心胸，把海南书写进了中国的文化史，值得当前海南文化从业者认真去对标与对表。所谓文化，从来不是静止的，而是流动的、生长的，海南的文化也是在不断流动生长中，变得更具中国风骨与国际视野。八百年前的白玉蟾，都有着把“日月”看作“双梭”，编织“大地山河”的雄心，今天的我们，又有什么理由捆住自己的脚步呢？

定安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。
原图：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张茂
AI绘图：许丽